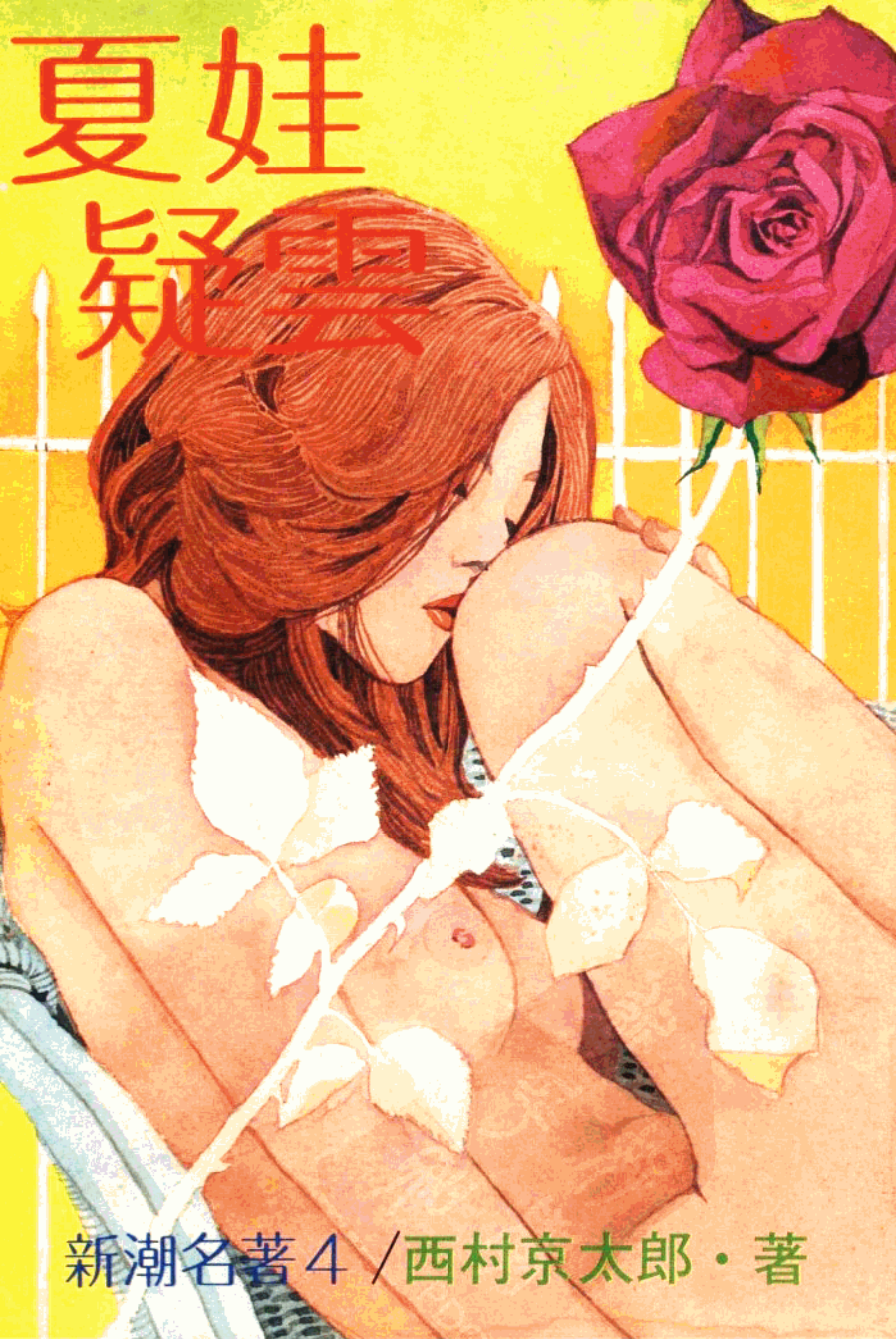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夏娃 疑雲



新潮名著4 / 西村京太郎・著

新潮名著④

---

# 夏娃疑雲

---

西村京太郎 著  
王家成 譯

大辰出版社

イヴが死んだ夜・西村京太郎



# 玫瑰花

## 1

走出淺草千束町的幽會旅館，男的親熱地摟着女的腰部，與其說是腰部，毋寧說是胸部。男的似乎仍陶醉於剛才床上的餘韻，女的則媚笑着，把頭靠在男的肩膀，兩人便如此相偎相依地走着。

其實他倆才認識數小時，數小時之前兩人在國際劇場附近一家酒吧「一見鍾情」，於是一起用餐，繼則上旅館。

這應該說現代人的愛情是閃電的呢？還是現代人的性愛太過隨便呢？無論男女都還不知對方的姓名，不，甚至不願知道。

「走，從淺草寺穿過去。」男的說完，仰頭看夜空，「真是的，下雨了。」  
今晨便陰空低垂，此刻總算下起雨了。

兩人連忙加快脚步。

淺草寺內除了著名的傳法院，還有地藏王菩薩等，香火旺盛。

走經該地藏王菩薩，進入興行街，不遠就是地下鐵田原町站。

「坐計程車嗎？」男的問女的。

女的沒有回答，男的以為她沒聽見，反覆再問一遍「坐計程車嗎？」轉頭看女的。

女的站在雨中，目瞪口呆，臉色蒼白。

「喂！怎麼啦？」男的定睛打量女的臉孔。

「你、你看。」女的口吃說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那個池塘。」女的舉起顫抖的手，指着不遠的池塘。

「池塘？」

男的不明究裏地望着池塘，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兩點打在水面，激起無數的漣漪。

「沒什麼啊！大驚小怪的。」男的笑著，但那笑容却在一半凝住了。

因為當他轉動視線時，似乎看見池面有一個人體漂浮着。

男的走近池畔，定睛凝視水面。

果然是人。

雪白的裸背若隱若現地沉浮着。蓬鬆的頭髮像海藻一般飄浮於水面。

是個赤裸的女人。

男的不禁環視周圍，已過了夜晚十一點，在降雨的寺內，除他倆之外，似乎沒有其他人的樣子。

「怎麼辦？」男的看着女的，報警的話可能被詢問一大堆問題，豈不是很麻煩？但另一方面又聯想到名字有見報的光彩。

「怎麼辦呢？」女的茫然反問。

「應該報警才對。」

「報警會惹上什麼麻煩嗎？」

「不會的，難道妳……」

「我倒不會，因為我沒有做什麼壞事啊？」

「好，那我們就去報警。」

兩人連忙就近找公共電話。時間是一月十二日。

## 2

十津川在夢中聽見電話鈴響。睜開眼，電話依舊在響着。

四肢無力，頭昏腦脹。他明白是宿醉的緣故。每次都是這樣，他與妙子鬧彗扭，事後總是酩酊大醉。

「組長嗎？」傳來值班刑警龜井的聲音。

這位幹練的龜井刑警前來東京已長達十五年，但一直改不掉滿口的東北腔。

「龜井兄嗎？」

「有案情，能不能來一下？」

「非得我去不行嗎？」

「淺草寺內發生命案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到。」

「外面正下雨，天氣很冷。」

「謝謝！我會多穿衣服。」十津川笑着，掛下電話，起床。

客廳很冷。

倒了一杯熱開水，十津川這才發現茶几上有一張妙子留的紙條。

好好睡一覺吧

小心別着涼

妙子

十津川看着此種稀鬆平常的紙條，似乎更能體會妙子心情的起伏。

妙子是曾經對不起十津川的女孩子。他倆在十津川的上司介紹下認識，進而訂婚。那是三年前的事。

隨後十津川被派往國際刑警組織（ICPO），在巴黎工作了大約二年半，返國後分發到淺草分局，他打算回國後便要結婚的，可是妙子却向他吐露當他不在時，曾鑄下一次過失。

爾後十津川處於矛盾中，那真是一種煎熬。理性告訴他應該原諒妙子僅此一次的過失，然而他的感情卻介意着。

最糟的是他雖則介意，卻仍與妙子保持來往。因為這對妙子或許更為殘酷。

十津川用冷水洗臉。辦案對目前的他，真是一項解救。即時暫時也罷，他能忘掉與妙子之間的糾葛，雖然他也知道這只是把重要的問題暫時挪開罷了。

十津川未撐傘便外出。

雨點打在臉上，與其寒冷，毋寧酸痛。十津川拉起大衣的領子，快步走向淺草寺。

白天這一帶是鬧區，車水馬龍，但現在夜已深，商店放下鐵門，加上飄着雨，顯得格外



蕭條。

走在街上，很自然的便想起昔日與妙子一起逛街，計劃未來，或在這一帶的餐館進餐、喝咖啡……。十津川邊走邊用雙手拭掉臉上的雨水，似乎要甩掉回憶一般。

進了淺草寺，很快便找到龜井刑警等人。

屍體已從池塘撈起，並以毛毯覆蓋。

「年紀很輕呢！」龜井刑警說着，表情顯得有幾分感傷，彎腰輕輕掀開毛毯。

這位龜井刑警是從基層熬出來的，年紀已四十八歲，但心地善良、富有同情心，警官學校畢業的十津川時常須要倚重他的寶貴經驗。

誠如龜井刑警說的，是妙齡的女郎。

年約二十二、二十三，身材嬌小，反而予人沉痛的感覺，雨點打在赤裸裸的身體。龜井刑警連忙把雨傘撐過去。

十津川在屍體旁蹲下，白色的塑膠繩子絞住頸部，更仔細看，塑膠繩的兩端還附有木柄，顯然是跳繩用的繩索了。

遭勒斃的死者，表情難看。有的眼睛上吊、有的流出鼻涕唾液。甚至有的因太過痛苦而咬斷舌頭。

這名被害者也一樣扭曲着表情，然而仍讓人感覺得出一份清秀，生前想必是相當出衆的

佳人。皮膚細緻，沒有任何疤點。

恥毛豐富而長。十津川記得聽說過春草豐長在中國表示高貴。到底聽龜井刑警說的呢？還是見聞廣博的酒吧女老板？

右邊的大腿有一朵玫瑰花的紋繡，與那高雅姣好的臉孔相較之下，竟顯得那麼不調和，況且紋繡的手藝，竟是那般拙劣，讓人覺得像塗鴉一般，隨便畫上去的。十津川用手指擦拭着看，但怎麼用力擦也擦不掉。果真是一朵紋繡的玫瑰花。

（這朵玫瑰花對年輕的死者，究竟是何意義呢？）

十津川邊想着、站起身，轉頭打量周圍說：「報案的人呢？」

3

「因為下雨的緣故，我留他們在巡邏車裏面，我帶他們來好嗎？」年輕的井上刑警無限緊張的回答。

這位刑警自警校畢業後，在派出所任職兩年的警員，甫於一週前調昇到淺草分局，對這位二十四歲的小伙子而言，今天是第一次辦案，神情緊張自是難免的。

「你已經問過話了嗎？」十津川微笑問井上刑警。

「是的，已經問過了。」井上刑警立正回答。

一旁的龜井刑警不禁笑起來。

「那我就不必再問了。」

十津川一說，井上刑警顯得很高興的樣子，他高興獲得上司的信賴。

「問的結果，得到什麼結論呢？」

「與命案毫無關聯，報案的人表示偶然路過發現的，依我判斷，大致不會說謊才對。」

「好，你明天交一份書面報告給我。」十津川吩咐井上刑警，又轉頭看向屍體。

經過多種角度的拍照之後，再度覆上毛毯，用車載往驗屍了。

雨仍舊下着，十津川與龜井刑警並肩走回淺草分局。

「每次看見此種兇殺案，實在覺得痛心。」龜井刑警感慨的說。

「令媛多大年紀了？」

「大女兒剛滿二十歲。」

「嗯……」十津川漫應着。

「每次看見年輕的小姐自殺或被殺，總覺得無法等閒視之。」龜井刑警說，繼則問：「對了，組長怎麼還不結婚？」

「倒不是不結婚。」

「上次我見到的那位小姐……名叫岩井妙子吧！看起來是純真的好女孩。」

「嗯，馬馬虎虎。」

純真到坦白告訴十津川當他不在時間下一次過失，的確相當純真，這一點十津川是知道的。

「關於被害人。」十津川把話題轉到命案，因為提起妙子讓他覺得難受，況且畢竟是他的私事。「你覺得她是什麼樣的女人？」

「這個嗎？從臉孔來判斷，大致是教育程度相當不錯的女孩，有正當職業的，否則便是待字閨中的，可是……」

「大腿的刺繡令人懷疑嗎？」

「是的，時代再怎麼開放，正經的女孩實在不可能刺那種花紋，何況更在大腿。」

「爲什麼刺那種紋繡呢？」

「實在想不通，或許我比較守舊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豈可毀傷？」

「你注意到沒有？刺繡的地方，上下大約二十公分比其他部份白。」

「嗯，不錯，這個我也注意到了，我想大概是紮綳帶的緣故。」

「就是說，她覺得刺那朵花見不得人，用綳帶遮掩？」

「我想大概是吧，年輕的小姐以大腿的刺繡爲榮，豈不是太匪夷所思了。」龜井刑警仰頭望着雨空，低聲嘆息。

過了午夜，下雨轉爲下雪了。

這一場雪是今年的初雪。

黎明時分、雪勢變小、到了九時方停，積雪將近二十公分。

淺草寺的命案，警方極表重視，案發隔天，淺草分局成立專案小組，並發出二架專用電

話，供市民提供線索聯絡之用。

偵查命案，首先務必查出被害人的身份。

刑事組長十津川認爲只要查明死者的身份，破案便指日可期了。倘若兇手與死者毫無關聯，便無須行兇後，又剝光死者的衣服，棄屍於池塘了。剝光衣服一定是爲了掩蔽死者的身份，反過來說，只要查出死者的身份，兇犯自然無所遁形了。以上是十津川初步的判斷。

龜井刑警及其他刑事組的刑警分持死者的照片，踩著積雪外出查詢。照片上是死後才拍攝的，恐怕有失逼真，然而除此之外並無他法可循了。

倘若被害人是淺草一帶的人，要查出身份諒必不至於困難，況且從刺繡的玫瑰花，也有掌握到線索的可能。

然而直到當天天黑，案情卻無絲毫的進展。

淺草一帶有若干爲人紋身的師傅，但警方調查的結果，沒有人認識被害人，連對那刺繡的玫瑰花，都表示沒有印象。

一名年老的師傅看了照片上的玫瑰花，斷定說：「外行人刺的。」  
果真如此的話，要從刺繡查出被害人的身份便不容易了。

入夜之後法醫撥電話至專案小組報告驗屍的結果。

「死亡的時間大約在昨天午後七時到八時之間。」法醫在電話中說。

「死者在遇害之前，是否與人發生過關係，就是說她……。」

「你是說是否在她身上發現男性的精液嗎？有的，在她的陰道驗出精液，血型是B型的。」

誠然是醫生，直截了當地道出結果。若是往日的十津川一定不覺得怎樣，但今天聽來卻覺得頗不是滋味。

妙子與別的男人有過一次糊塗事，假如更具體的說，就是那個男人的精液注入她的身體。正因她的肉體美麗，十津川更覺得難以忍受。

「十津川組長。」醫生出聲說。

「什麼事呢？」

「還有一項，她以前曾經墮胎。」

警方複印二百張死者的臉部照片，散發到淺草一帶的派出所、飯店、旅社、各類公共場所及特種營業場所。

晚報也都刊登大幅的報告。

或許由於被害人大腿的刺繡，各報的報導似乎頗帶獵奇的色彩。

### ∧全裸的紋身美女淺草寺遇害∨

新聞報導大多採用與此類似的標題，所謂「紋身美女」未免令人啼笑皆非，況且亦非在淺草寺遇害，照理說應該是在其他地方遇害，然後被移屍到淺草寺的。

報導儘管不實，但是愈加渲染，愈能引人注意，收集線索的可能性便愈大。  
十津川的期待在某種意味上，的確獲得實現。

民衆提供線索非常踴躍，專案小組接獲比一般命案更多的情報。

兩架專用電話響個不停，警方連忙又再增設一架。  
惡作劇的電話也不少。

有一通電話表示被害人與他住同一座大廈，同時又表示他親眼目睹過大腿的刺繡。聽起來實在讓人無法相信，但爲了謹慎起見，龜井刑警等人踩著泥濘的雪路，按址前去偵查。

結果連該地址也是捏造的，真是十足的惡作劇。

或許淺草一帶複雜，竟然有兩個人出面自首，坦供自己是殺人兇手。

十津川等人大爲緊張，但偵訊之下，供詞前後矛盾，漏洞百出。

一位是孤苦無依的老年人，嚮往免費供應三餐的監獄，出此下策；另一位似乎有點神經兮兮。

那位二十七歲的精神不正常的青年，警方通知其家人領回；至於那位孤苦到想入獄的老年人，實在令人同情，結果專案小組的衆人掏腰包，湊資濟助他。

然而案情卻毫無進展。

兇案發生後，十津川便未返回住處，夜晚睡於分局。倒不是由於案情不明，而是他的心情曖昧，不想跟妙子見面。

十津川心想全力辦案，或許可暫時忘掉妙子，然而這個案子也未免太不恰當了。

因爲被害人與妙子年齡相仿。

不僅如此，由於偵辦這件案子，居然比以前更容易想起妙子。



十津川雖然辦案手法高明，反應甚佳，但關於男女間問題，所知實在並不多。所以當妙子向他表白曾與其他男人有過糊塗事時，他只感到困惑與莫名的憤怒，並未聯想到當時她或許懷了孕，找過醫生幫忙。

但現在卻想到了，同時又使他再度感到新的困惑與憤怒。此種感覺或許將持續到這件案子結束吧！不；即使結了案，一定還會繼續存在下去的。

案發經過三、四天了，辦案人員依舊未能查出被害人的身份，死者依然是個謎。

死者的大腿有特徵——一朵刺繡的玫瑰花，關於這個案子，十津川等人原先持着相當樂觀的看法，如今卻逐漸擔憂了。

辦案以案發一周為主要關鍵，其間倘若未能掌握破案的線索，案情陷於膠著的可能性便相當高了。

第六天深夜終於有個男子掛電話到專案小組。

## 6

直到第三天為止，專用電話鈴聲不絕，第四天以後，提供線索的電話顯然大為減少。

雖然如此，十津川仍懷着希望，接那通電話。

「報紙上登的那個女人……」中年人的聲音，顯得有點猶豫。